



佛學的特點

歷史文化的另一個看法

念生

我屢次想寫一個稿子，講講佛學的特點，因為，思想不成統系，拿不定由何處寫起，因而作罷。佛教常說的時節因緣四個字，一點不假。無論什麼事，都有時節因緣。近日報載臺北功德林茶館開幕，李石曾先生所主持的素食會，前往聚餐，發表講話，又引起了佛學特點的興趣。同時收到了菩提樹第七期，有李用謀先生記述訪晤李石曾先生的一篇文章，最後的結論是：「如果世界的人類，都實行了素食，娑婆不就變成極樂了嗎？這幾句話，確是扼要之談，可與李石曾先生的話，互相發明，為了說明這項理由更使我的稿子，不得不寫。這都是時節因緣使然。有人說：李石曾及李用謀二位先生已經說了，你又何必再寫呢？那末我就要問：你聽了他們二位先生說的話，是否相信？如果已相信了，我就不必再說了。如果你不相信，我再說了，或者引起你的相信。或者由我單獨說了，你不相信，加上他們的話，你就可以相信了，這也名之為時節因緣。」

要談佛學特點，須先明白特點兩個字的涵義。所謂特點，就是佛學所有，而其他宗教及學說所沒有，佛學所贊揚，而其他宗教及學說所反對。確定了這個原則，再就佛學的基本四戒來看——乃是殺生、偷盜、邪淫、妄語——我們由後向前，較量一下：佛學反對妄語，難道其他宗教及學說，不反對妄語嗎？佛學反對邪淫，難道其他宗教及學說，不反對邪淫嗎？佛學反對偷盜，難道其他宗教及學說，不反對偷盜嗎？只有佛學反對殺生，其他宗教及學說，不反對殺生，這裏還要加上一個界說，佛學反對殺生，其他宗教及學說也反對殺生，只有佛學反對殺生，其他宗教及學說不反對殺生。換言之，就是佛學的根本四戒，有三戒半都與其他宗教及學說相同，只有反對殺生的半戒，與其他宗教及學說不同。更推論之，佛學在普通生活方面一切贊成或反對的事，差不多都是其他宗教及學說共同贊成或反對的事，只有不殺生物一項，與其他宗教及學說，處於相反的立場。也就是說明了只有不殺生物，乃是佛學的特點。若更向深處說，佛學還有斷惑證真，為其他宗教及學說所無。那末就可以說不殺生物，是佛學的基本特點，因為斷惑證真，必須由不殺生物開始。更可以說斷惑證真，是佛學屬於宗教方面的特點；不殺生物，是佛學屬於社會方面的特點，因為每人斷惑證真，只能使人世的社會，變成空虛；每人不殺生物，則能使人世的社會，增加其安定與進步。這裏還須附帶說明的，所謂其他宗教及學說，不賅括共產黨學說在內，因為共產黨學說，不但贊成殺物，而且贊成殺人，而且贊成偷盜，邪淫、妄語。凡是佛學所反對的，都是共產黨所贊成的。至於其他宗教及學說，除了反對不殺生物一項，與共產黨相同外，凡是所反對的，也都是共產黨所贊成的。就是佛學的主張，全部與共產黨主張相反，其他宗教及學說的主張，除了反對不殺生物一項外，其餘與共產黨主張相反。由這一點來看，佛學不殺生物的特點，更值得使人重視了。

佛學建立了這項特點，而且定為戒律的第一條，這是什麼緣故呢？就是根據人性的自然，樹立人事的當然。任何人若是離開利害觀念，對於同有知覺，同解趨避的動物，無罪被殺，沒有不惻然動念的。孟子說：「今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就是人之所以不認識本性，由於故意穿鑿，而以利為主。（前二句明本毛西河說，後一句係愚所創解，與趙朱二註不同。）既以利為主，便有許多穿鑿的理由。為屠宰耕牛一事，牛盡了一生精力，為人服務，最後酬以屠殺，這事本是傷天地之和，干造物之忌，為良知良能所不許。但是抱了以利為本的觀念，便有許多穿鑿的理由，而喪失了本性之善。那末其他宗教及學說，都不懂得這項理論嗎？為什麼孟子還會說這樣話呢？他們是懂得的，先就中國而論，佛學以外最大的宗教是道教，最大的學說是儒教，道教因為受了佛學的影響，也主張不殺生物，是盡人皆知的。儒教居於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心地位，對於不殺生物這一點，在唐宋以前，與

中華民國四十一年七月八日創刊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七月八日出版

菩提樹 第八期

發行者：菩提樹出版社
社址：臺中市東區立德里和平街三九號二樓

社長：章嘉呼圖克圖
發行人：朱斐

編輯者：菩提樹編輯委員會
印刷者：中臺印刷廠

各 地 分 銷 代 售 處

新竹：新竹市北門街八九號	臺北：善道寺經書流通處	基隆：自強書局	嘉義：嘉義市國華街六十七號	臺南：浩然堂書局	鳳山：鳳山鎮三民路二號	高雄：慶豐書局	屏東：佛光山五福路	宜蘭：天理堂	國外：香港跑馬地奕蔭街
--------------	-------------	---------	---------------	----------	-------------	---------	-----------	--------	-------------

各大火車站販賣部均有代售
直接訂閱辦法：
一、訂閱全年二十元（港幣十元）
二、各地郵局均可代收訂款
三、本刊郵費在內，訂款為一九〇二四
四、訂閱者先向郵局索取掛號存單
五、訂閱者連訂款一併交到掛號存單
六、訂閱者在通訊須註明份數

佛學行事相反而趨向相同，在唐宋以後，與佛學行事相反，而趨向亦相反，這事於學術升降，風俗淳漓，國家治亂，以及近年共產黨的蹶起，都有聯帶關係，必須加以說明。

爲什麼說唐宋以前，儒學與佛學行事相反，而趨向相同呢？因爲吾人由原始時代，茹毛飲血的生活，成爲習氣。聖人緣人情以制禮，冠婚喪祭，不廢殺生，這是與佛學相反的。但聖人只是遷就人民的進化程度，不得不然，而所抱宗旨，實趨向於澈底戒殺。如成湯解三面之網，史冊傳爲美談，孔子鈞不網，弋不射宿，埋馬以帷，埋狗以蓋，公認爲聖人之行。齊宣王不忍於斃鐘之牛，孟子極口稱贊，儒學對於這些不澈底的愛護生物，已視爲難能可貴，若說他們對於澈底的愛護生物，反不謂然，真是豈有此理？所以那時儒學所行的事，雖與佛學相反，而所在的趨向，實與佛學相同。他們所制定的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乃至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均見禮記）都是以漸進的方法，達到澈底戒殺的目的。有了這個正確的趨向，作爲思想發展的途徑，到了漢朝，佛學傳入中國，在社會上便如水乳交融，構成了混合文化。反過來說，如果不由儒家首先建立了澈底戒殺的趨向，人民習於殺生食肉的習慣，對於以戒殺爲首的佛學，斷不肯完全接受。這項混合文化，不但是儒佛兩教的混合，因爲佛既近於儒，又近於道，從中作了橋梁，從前不合作的儒道兩教，也因互相融洽，由是成爲晉人的玄談。每一個不同的學說，在彼此深閉固拒之下，不容易比較長短。儒佛道三教混合之後，人人都可略涉端倪而加以較量，佛學的澈底戒殺，合於人類本性之善，是不容否認的。所以很迅速的，道致便接受了佛教的宗教儀式。在此以前，張道陵是道教的創始者，只建立了限於地域的神權思想，理論方面，談不到宗教深義。到了與儒佛合作，參酌附會，尊老莊爲不祧之祖，逐漸蔚成大閥。而在儒學方面，因受佛學影響，更有驚人的發展。梁武帝居然將佛教的澈底戒殺，融合於儒教禮制之內，掃除了一切無謂的爭論。那時反對佛學的人，雖有范縝作了一篇神滅論，使一千五六百年以後，今日的胡適博士，奉爲金科玉律，（見胡適所作「不朽」）但是那篇神滅論，僅由形而上的學說，對佛學加以反駁，並未涉及澈底戒殺問題。而且當時已被一般名士，認爲體無完膚。（見宏明集及圖書集成）當時江南運書大有，號稱小康，若是照着這樣發展下去，社會上的澈底戒殺，可望實現，這是人類文化發達的最高時期，也是由高而低的轉捩點。（說詳後文）後來因爲梁武帝貪河南之地，納侯景之降，全局瓦解，中原鼎沸。說者每歸咎於武帝之信佛及戒殺。獨不思貪地納叛，既違佛教教義，更與澈底戒殺，毫無因果關係。儒家求其說而不得，因而深文周納，自此以後，一直走了與佛學行事相反，趨向亦相反的下坡路。

爲什麼說唐宋以後，儒學與佛學行事相反，趨向亦相反呢？這事應由韓愈所作的原道說起，本來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由於同情心的秉賦，有其廣狹不同。禽獸的同情心，祇能及於同類，狼不愛虎，虎不愛狼。人類的

同情心兼及異類，見到了禽獸被害，也自然有其不忍之心。這是佛學以護底戒殺爲規律的理由，也是儒學以澈底戒殺爲趨向的理由。韓愈作原道，自命行六經之緒，紹孔孟之傳，便將人類普愛異類的廣大同情心，使之縮小同於禽獸僅愛同類的狹小同情心。若是普愛異類，便名之爲「煦煦爲仁，子子爲義」。那末試問成湯解網，孔子鈞不網弋不射宿，埋馬以帷，埋狗以蓋，乃至齊宣易牛，是不是煦煦爲仁，子子爲義呢？那些事若是後人作了，當然在煦煦爲仁，子子爲義之列，因爲見於聖賢的言行，他便存而不論。尤其妙的是，他以為儒家所見的仁義爲大，佛老所見的仁義爲小。就是僅有同於禽獸的狹小同情心者，反名之曰大，兼有異於禽獸的廣大同情心者，反名之曰小，善作文的人，自有這樣的便利。這篇文章，學者望之爲泰山北斗，當然代表唐代儒家思想。到了宋代更出奇了，朱子居然解孟子所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愛物爲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見四書集注）改慈愛觀念爲經濟觀念，即孟子所謂故者以利爲本。（因此朱子注故者以利爲本，不以為孟子非難他人之辭）元代金履祥更謂：釋氏雖例以不殺爲愛物，然知施於動物，而不知施於植物，此之謂不知類。那末儒教以殺爲愛物嗎？儒教的仁，能施於動物兼及植物嗎？以動物植物爲不同類是知類呢，或者以動物植物爲同類是知類呢？門戶之見愈深，穿鑿之說愈烈，這時若有解網易牛，不網不射一類的事，誓必斥之爲洪水猛獸，不與之共戴天日。是與佛學不但事實不同，而且趨向不同。既與佛學趨向不同，也與孔子趨向不同，孔子說過：「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若聖與仁，則吾豈敢，「默而識之，學而不厭，侮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均見論語）他的意思，以是非爲天下之公，在我有所不知，而仍尊重他人的所知；在我有所不能，而仍尊重他人的所能。因此雖牽就習慣，不主澈底戒殺，而仍以澈底戒殺爲漸進的趨向。唐宋以後的儒者，習聞「通天地人之謂儒」。自命道全德備，已聖已仁，以是非爲個人之私。凡我所不知，而他人知之，皆斷爲無有，凡我所不能，而他人能之，皆斥爲未是。因自己不肯澈底戒殺，遂不許他人澈底戒殺，在這種風氣之下，經明至清，而到了共產黨的無物不殺，無人不殺，這是唐宋以後，儒學與佛學行事相反，趨向也相反的結果。假設佛學到唐代以後，始入中國，只此不殺生物一項，已必不爲社會所接受。但是由另一方面看，假設漢代沒有佛學傳入，由儒學的自己發展，或者一樣發現了不殺生物的真理。因爲佛學已發現了這項真理，儒學基於排他觀念，而走了相反路線，這裏便包含了學術升降，風俗淳漓，國家治亂的因素。

其次再談到西洋方面，西洋的宗教，有的主張上帝生了一切動物，以供人食，其主張素食的，也是基於苦行觀念，而不是基於博愛觀念。他們顯然對於動物一體的真理，未曾領會。但是人類同情心的廣大，乃是天賦本能，西洋人在宗教方面，雖不曾有此主張，而在學說方面，恰多走向這個途徑。不但有許多哲學家實行素食，而且社會上愛護動物的思想，日益發展，我在菩提樹第七期發表漫談戒殺一稿，已引述了不少事實，可資

參證。

由於以上的理論，歸納起來，可以說佛教人物一體的觀念，本是佛教所共有。在中國六朝時代，因為文化發展，使佛教的特點，幾乎成為社會的常識。後來儒教變質，領導社會，走了相反路線。而今日西洋則因為文化發展，使社會的常識，逐漸接近了佛教的特點。在這一連串的事實裏，還應該附帶說明的，為什麼佛學特點，成為社會常識，便是人類文化的高度表現，便能象徵了學術升而非降，風俗淳而非漓，國家盛而非衰？梁武帝為什麼不能保持了學術之升，風俗之淳，國家之盛？這是在中國文化歷史上，乃至世界文化歷史的另一個看法，關係相當重要。答復這些問題，最好援引李石曾先生的學說，較為明瞭透闢。李石曾先生在功德林發表的講話，我未見着全文。中央日報記載扼要的幾句話，只說他「強調素食乃係宗教的哲學的及運動的，因佛教徒均素食，而素食者，則反對殺生，故絕對無侵略思想。」這幾句話，雖然宗旨清楚，但是語焉不詳。現在我由李石曾先生所作世界學典引言，摘錄一部份作為補充。李石曾先生說：

世界權能，亦即世界哲學的真髓。它必須吸引、聯合、互助、並且激動着愛。可是不平得很，世界權能，常是另一類的。它實際上常取鬭爭，征服，敵對的形式。不過，雖說如此，它從反面仍然可以表現出吸引，融合，愛與社會性的情形來。例如：戰爭是鬭爭的典型，在過去經常存在，今日且正當其高潮，革命與內戰，也是如此，這些都正與上述的例子相反。可是，無論這兩種類型如何不同，它們之間，却仍然存在着某些關係。戰爭亦可說是社會性的結果，它聯合內力量，去抵抗外面的世界，冒險與犧牲之愛，在戰爭中仍然存在。所以，推動的權能，結果並沒有變，只是其效果不同而已。因此這個盲目的權能，若不導入包括全世界，「至少」，「至少」全人類的社會理想或觀念形態之中，那是十分危險的。（「至少」二字是加重說，人類是一個共同社會的任何觀念形態的最低鵲的。我們加重這一點，希望能到達一個更樂觀的對象。）

這一段文字，附帶括弧，對於至少二字，加以解釋。那末什麼是至少呢？按照上文所舉的事例，就是說人類屠殺動物，也有其愛的成份存在，乃是專愛人類，要共享屠殺的果實。如果把這個愛，推廣到異類身上，就不肯屠殺動物了，這就是所謂更樂觀的對象。這一套議論，與佛教蓮池大師分條解說婚娶祭享歲時宴集，種種事項不宜殺生的理由完全相同。有人說佛教的戒殺，是教條主義，由李石曾先生的話，參以蓮池大師的話，可以知道不是教條主義了。李石曾先生又說：

宇宙與人類社會，這兩個觀念，與主義，有什麼區別呢？它們只是有程度的不同。有許多人人文主義者，不但是人類的的朋友，而且是一切生物，甚至最小的動物的朋友。其實「動物哲學」，就是論述關於人在其非人的祖先和姻表之間的地位。這些動物有器官，有生機，與我們自己極其類似。如果我們允許這些動物被殺戮，則此種殺戮，勢

將藉種種口實，延展至其他低於我們自己的各種種族等級。人與動物這兩個群體，屬於一類，並且互相關聯。如果有一個銷滅了，另一個情形就危險了。這種侵略，將導入他人權利之路，很快的變成自私與專政，而這正是世界哲學，必須抗拒的。

這一段話，不但說明不殺生物的原理，而且推論殺生對於人類的影響。因為兩個群體，屬於一類，並且互相關聯，所以孔孟承認兩個群體，都是天性之仁的對象，事實的表現，有其不同，是事實問題，不是理論問題，唐宋以後的儒者，以理論遷就事實，承認一個群體是仁的對象，一個群體不是仁的對象，因此泯沒了人類天性，完全向不仁方面發展，就是一個被銷滅了，另一個情形就危險了，成為侵略至上，很快的變成自私與專政。因此可以說不殺生物，象徵了學術之升，風俗之淳，國家之盛。中國在秦漢以前，有了這種趨向，沒達到這種事實由唐宋以後，並這種趨向而亦喪失。所以說南北朝是這項文化最高時期。然而無救於南北朝之亂，因為不殺生物，是反侵略的原動力，必須達到盡人皆然的程度：纔能生效。南北朝時一面提倡不殺生物，一面不忘侵略，如梁武帝的貪地納叛，便是侵略思想使然。造成風氣的人，其本身行為，已在矛盾，當然不會完全收得好的後果。但是武帝的享國久長，蟻境太平，在當時已是首屈一指了。這便是用李石曾先生的話，答復了上述的一連串問題。

李石曾先生把愛護生物思想，與侵略思想，聯在一起作成反比例，與中國儒釋兩家，都有關係。在儒學方面，我們看了孔孟思想與後代思想的不同，可以證明。孔子鈞不綱，弋不射宿，所以反對季氏之代顛與。《均見論語》孟子極口稱贊齊宣王之易牛，並且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以反對侵略，他說：「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闢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又說：「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輔之，是輔桀也。」（均見孟子）再看後代的思想，多數人對於類似鈞不綱，弋不射宿的事，必認為腐化頑固，不經濟，不科學，乃至親見耕牛被殺，伏地掙扎，悲淚哀號，都認為不足介意。因而對擅長侵略的人，如秦皇漢武，成吉思汗，所作的事，更甚於季氏之伐顛與都是孟子所謂民賊應該服上刑的，而竟中心欽佩，極口贊美，有如孟子稱贊齊宣王易牛。那末日本東條英機的思想，與秦皇漢武成吉思汗，又有什麼區別？我們只稱贊秦皇漢武，成吉思汗，而不稱贊東條英機。只許我們向他人侵略，不許他人向我們侵略，就是實行了一個私字。殺生的思想，本由於私，所以它的發展，也是私的，至於在佛學方面，我們且看李石曾先生自己的述說，他說：

我們已經說過：不應該殺戮在動物學上，與我們僅有等級之差的同類，但這不足以決定阻止殺戮，必須使感情物質化才行，怎麼辦呢？生理學與醫學，就可提出解答來，尤其是化學及其技藝，也將允許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這是說若欲實現不殺生物，必須在生理學與醫學，證明素食之有裨健康，而在化學及抄藝，發明了可以代替供食的肉，及供使用的皮革，這就是感物質化。但是佛敎提出種種含有宗教色彩的戒殺理由，何嘗不是感物質化呢？李石曾先生不是佛敎徒，所以不談這事，但是他並不藐視佛學的重大發現與其特點，他：

動物與人類的聯合（非原始的，自動的，而是有意組織的，）都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完成。在事實上，動物聯合，亦終能完成，若非站在佛學衆生平等的立場，以為動物聯合，與人類聯合，並無分別。這是說不殺生物，是社會的真理，若不站在佛學立場，確認人物無別，則人物的聯合，永遠不能完成。以非佛敎徒，而能這樣認識了佛學的力量與效果，確是一個不平凡的事。視唐代韓愈，宋代程朱，一味無理漫罵，真不知高出幾許了。李石曾先生又說：

什麼是動物聯合呢？人不管其為文明或野蠻，都不過是一個動物，與其他有脊椎，無脊椎動物，沒有什麼區別。從科學上去看，人始終被認為是動物王國的一部份。「王國」這個字，暗示着一種政治組織。現在一個君主國，常常會變成共和國或聯邦，動物王國，就不會有同樣的轉變嗎？所以邏輯的，理論的說來，一個動物的社會，或一個動物聯合，是很可能形成的。這在政治上或許不可能，但在道德上，却實在是易為的。事實上，一個反對虛殺的保護動物運動，今已存在，如反屠主義，英倫的戒殺學會，動物之友社，以及各派素食論者，都是這種傾向的顯著表現。

這裏對於佛學所主張的衆生平等，發掘得至為精闢，既說明動物聯合與人類聯合並無區別的理由，又說明世界的文化，正走向這個向上的道路。回想中國的儒學，在二千五百年前，思想方面，已有這種趨向，而佛學更以此為特點，在中國發揚光大，是值得我們自豪的。然而可憐的中國人，近年一切落伍，關於這一點，落伍尤甚。就我的親身經驗而言，我自素食以來，往往有人問是宗教的素食，是衛生的素食呢？很明顯的，宗教的素食，本於博愛，衛生的素食，本於私利，二者在思想上，有高下之分。但是在破除迷信氣氛之下，往往使我不能含糊答覆。後來我曾鼓起勇氣直接了當的承認是宗教的素食，聽到的人，往往認為奇異或含有鄙薄之意。並且有人很惋惜的說，像你這樣人，是不至於迷信宗教的，我想你一定因衛生而素食吧！他們以為因利己而素食，猶有可原，因同情衆生而素食，就是荒謬絕倫的事，這些人差不多是現代可謂知識階層，中國文化：因為功利思想的作祟，竟低落到這個程度，除了走向共產唯物主義之外，還有什麼途徑可走呢？

我引述李石曾先生的話，到此為止，他的話，確能認識佛敎的特點，而說明其重要性，尤其使我們知道世界文化，正在前進的方向。至於李用謀先生說的人人素食，婆婆變成極樂的話，也可由李石曾先生的話，獲得說明。雖然人類不可能全部素食，婆婆也不可能成為極樂，但這個因果性

的理論，應為每人當然的努力目標。惟其不肯向這一方面努力，因而一切才力，都用在鬭爭，征服，敵對方面，祇有增加一切生物的痛苦，而更增加人類的痛苦。

有人說：你認為唐宋以後的社會思想，走了與佛學相反的路線，你可知道佛學除了禪淨兩字外，其餘各宗派都創始於隋唐時代？我說：這正可證明了佛學各宗派的創立，乃是由南北朝時，最高文化的孕育而成。唐宋時期，佛學的發展，只限於宗教圈內，廣大社會的領導，始終在儒學方面。儒學既走了相反路綫，所以到了宋朝以後，佛學便沒有多大發展。程朱陸王，竊取佛學一部精義，附會其說，而忽視了衆生平等的一項特點，於出世入世，兩無裨補，祇是急速的造成侵略思想，增進專制獨裁的作風，例如宋太祖所說臥榻之下，不容他人鼾睡，宋元以後，截至今日的儒家論史者，沒有認為不對的。這事與孔子不伐顯與，加以比較，當然是一非。唐宋以後的儒者，不過假借帝王勢力，不失其領導社會的立場，若說他們足以符孔孟之傳，豈非夢囈？所以孔孟心法，自隋唐以後，不在儒而在佛。宋人某筆記曾說：三代之後，何以無聖人。凡諸佛敎大師，皆聖人也。儒門淡泊，收拾不住，故相率而入於彼法。試問三代以前的儒門，何以不會淡泊？因為彼時學術，根據良知良能，使人心安理得。唐宋以後，只懂飲食男女。千言萬語，不過為了飲食男女的滿足與安定。韓愈原道說的明白：其為教易明，其為道易行也。十足代表了淡泊二字。若只以易明易行為主，今日共產黨的屠殺掠奪，也是易明易行，僅可欺騙下愚，豈能空籠上智。宋明之儒，因為攙雜佛學，似乎略懂良知良能，然而只是空談，並無實行。今試問程朱陸王，曾見耕牛被屠之數聲哀號嗎？若說未見，可曾推想而知嗎？若說不知，一物不知儒者之恥，這真是可恥了。若說已知而不會動念，就與孟子所說仁心仁術不同了。若以君子遠庖廚，不見不聞為解。那是就普通人而言。儒者心參造化，思周萬象，不見不聞，同於已見已聞。必待親見親聞而後致其不忍之心，則山崩海從之民，宛轉於苛政重斂，身在廟堂之上的人，也未嘗親見親聞即可置之不理，是與暴君污吏之所為，有何區別？所以宋明儒家，談良知良能雖近佛學而忽略了佛學特點，除以功利思想為良知良能外，無以自完其說。但是他們的學術，雖非儒學正宗，而因政治關係，不失領導社會的地位。除了少數特殊人才，背而之他，自行其是外，社會多數人的思想，即因之普遍導入功利途徑，而為最後接受共產唯物學說的準備。我們若看了華嚴天台慈恩各佛敎大師的著作，其宏深博大，實足以續危微精一之傳，反觀禪宗的原道，歐陽修的本論，不啻蛙鳴蝓唱。但是千餘年來，讀原道本論的人，不知超過讀華嚴天台慈恩之書者幾千萬倍，近年則並原道本論也不讀了，這是文化低落的自然趨向。佛敎並不因原道本論之普及，而遂廢止，乃至經歷代政府的暴力摧殘，也是旋廢旋興。就是因為他的主張，適合於群衆的良知良能，不容廢棄。此中重要部份，為人人所能領悟的，當然就是衆生平等的特點。所以歷代社會的普通觀念，除了演變為功利思想的儒家外，對於因

信佛教而素食的人，莫不認為善行，即現代的反對素食，亦僅少數功利思想的知識份子為然，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現代的知識份子說，這樣正是我國人民的愚魯。但是人民已是這樣愚魯了，你又將如之何？王者不易民而治，聖人不易士而教，何況你所謂愚魯，正是合於現代世界文化的共同趨向，而你所謂不愚魯，不過是共產唯物思想的前奏呢？

現代又有一部份自命高尚的人，認為佛教一切都好，只有澈底戒殺一項不好，這叫作意者不自修而忌者畏人修。因為戒殺是腳踏實地的事，不像談玄說妙可以稊稂影射。自己對這事既辦不到，只好說他不好，這讓人談不到信仰佛教。同時還有一部份身在佛門的人，因為社會上有人反對佛學這項特點，也取遷就辦法，在談經說法時，將以眾生為對象的佛學，縮小為以人類為對象，這叫作曲學媚世，一方面由於信道不篤，另一方面，也是不注意世界的文化潮流。李石曾先生，不是佛教徒，能以人類對象，為至少的觀念，而歸重於佛學，是值得我們加以參照與反省的。

由歷史文化方面談佛學特點，千頭萬緒，不易說得透澈，以上我寫的拉拉雜雜，但求易於了解，不暇計及文字的構造，不免有重複粗草之處。現在只寫到這裏為止，我希望有人研究這個問題，加以發揮，使我國社會文化，不至與世界文化，距離太遠。至於反對共產唯物思想，只算附帶作用。

此外我還要附帶敘說的；中央日報登載李石曾先生在功德林素食館的講話，是促進我寫這篇稿子的動機。那一段新聞最後紀載着功德林的素食，都用葷菜鴨鴨肉為名子。這是不寫這個稿子的人，對於這個辦法不以為然，我不願加以揣測。但是這個問題的歷史及我的意見，可以附帶談談。做素菜用葷菜名子，由來已久，從前北方佛教界內人，曾認為這事表現了仍不忘情於食肉，甚至認為象徵了肉的形象，使慈悲心深重的人，有時不忍下咽。並且引了孔子反對作俑，象人而用的理由。所以北平香積園素菜館（西四牌樓丁字街）便一改舊習，在菜牌上改寫魚為如意菜雞為吉祥菜鴨為富貴菜，其他象微肉類的，也都酌量改名。我曾問魚為如意，雞為吉祥，可以說是叶音，為什麼鴨子是富貴呢？有人說你看那富貴的人肥胖臃腫，走起路來搖搖擺擺，好像鴨子一樣，這真是太開玩笑了，敘過不提。我認為素菜用葷菜的名子，不可各具理由，具如上所述。可的理由，藉此說明了素食不遜葷食，欲求充腸適口，並不在於殺生。若取這項理由，必須味道相似的，可用葷菜名子，僅樣子相似，而味道不相似，就可以不必了。從前曾有一首主張素食的詩：「秋來素色滿園門，萊蔬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世間何苦食雞豚。」這詩偶忘何人所作，佛教界的同人必能知道。詩中故意用兒孫兩個字，即是素菜可用葷菜名子的理由，現在寫在這裏，用作本文的結束。

臺灣印經處新版書目
 印光大師嘉言錄 陸元
 金剛經 普門品 合訂 壹元
 大乘起信論科判 貳元
 郵費另加。劃撥須加匯費。

徵求創刊號
 者，願以「佛學問答」或「禪話與淨話」之小叢書交換。請寄本刊編輯室！

各處商店

適合 標準

（正）

均有代售

天香結品味寶

天香味寶

老牌最老

調味恰好

烹煮至佳

陸大聲蜚

開胃健脾

馳譽臺島

補身益腦

品質淨素

常食康寧

價格公道

富貴壽考

天香味寶廠

廠址：高雄市場鼓山三路四四號